

陈东东:一个骨感的诗人

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他身上有一种显著的早熟和深思熟虑,置身于喧嚣而又镇定自若



《海神的一夜》
陈东东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无疑,陈东东是一个技术层面丰富的诗人,并且他身上有真正的喜悦。由于有了幸福的喜悦,他的悲怀——杨键曾经说过的那种对抗黑暗的智慧和能力——就显得尤其有价值。或许很多年以后我们看他,就像现在在我们看类似历史上的瓦雷里这样儒厚雅致的诗人;到那时候,作为诗人的陈东东的形象,才有可能完全水落石出吧。

但凡中国的汉语新诗一百年,称得上

“骨感”(透出骨头——还不是语言,更非灵魂)的诗人还真不多!我觉得,大致上陈东东算一个。陈东东的诗,罕有地存留着我们时代文字稀有之“骨感”幽光,而且从一开始就清晰、个人化、高古,甚至年轻,直逼有清一代的纳兰性德。他只信手寥寥数言,就把自己的声音和众人撇清、撇开了,如同一幕大合唱之前或中间停顿处的独唱和一段音色缥缈的领唱;飘扬在众人之上,非常的克制甚至拘谨,非常的自觉自愿,带有一点个人心酸、委顿,却又深陷在集体的心里。

他是同时代人中间最先回归我们的古典人文传统的当代诗人,但却采取了更为谨慎又严谨的好学态度,为我们时代的写作留下了一颗自觉、体己的性情种籽,一种“我看人看我”的罕有经验,一种现代简约观念。另一方面,在发明中国诗歌这一点上,他的创作为我们确立了某种典范。而他所做的第一项,可能是拒不发明。过去的四十年里,他的文字都不为时风所动,从不趋同于任何当代写作,好像也不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他内在的苟严、警醒,又十分契合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复杂的语境。说白了,他是一个“人群中的诗人”,但却又卓然超越于人群之上。似乎他走到哪里,某种安静、沉思、冥想就随之而来。此为“新诗一百年”里少有的一种礼貌的写作,一种并非无由来,貌似无效、个人烦躁或许多于文雅之礼貌:非常的克制,高度警觉;是崩溃了的现代中国滩涂底部迸溅而出的一股清泉。

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换句话说:“朦胧诗”和“第三代”,他身上有一种显著的早熟和深思熟虑,置身于喧嚣而又镇定自若。其作品焕发出先锋的讽喻气质,它们层层叠叠构成了汉语几何般奇异的效果。这也正是西方绘画例如“野兽派”

马蒂斯、毕加索的技法所含有大量的层层叠加的立体派句法——更具讽刺性、荒诞性、滑稽模仿、自我沉思和远离外部现实。而就其词语的音乐性来说:陈东东又是练习曲式的,他似乎率先体悟到了现代汉语的种种可能性。在诗学的未来前景,在新生代写作的幻想型活力上,陈东东是伫立在新诗地平线上的诗人,其语言内在呼吸,为他自己所独有。

以诗集《海神的一夜》为例,此诗集部分印证了当代中国诗人对自身诗歌主题几十年如一日,长期卓绝深入的忠实探求挖掘之后,风格化典范的文本意义——我说不坏这句话,但是我对陈东东诗歌的感知是十分充沛的。在新诗未来的行列里,一定会有新的声音汇拢到其“灯一样的语言”之光束和灯塔的阴影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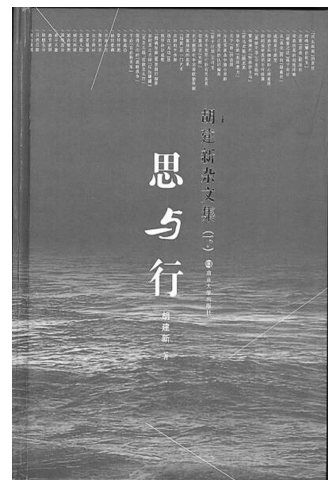
其训练有素的抒写和奇异诗心,依赖某种江南稚嫩少年的诗性天赋,给普遍萎靡的中国诗歌界带来了精熟、执拗、热情老到的歌吟和刚正不阿的咏叹,也给出了类似六朝赋辞轮回转世的新中文版。音乐不光为人类专属,不光是创作给人听的,也给大地、山脉、海洋、森林听;给一切万籁俱寂,万事万物听;也给生命无常,也给消逝了的流水听。而人类中间的倾听本身即音乐。听者是发声的乐器的一部分,听者是旋律,正如诗是诗人一生最光亮的和弦。对于我们时代诗意的可能的新发明、新的实践,《海神的一夜》绝对是令人眼目为之一新的佼佼者。

我觉得我们时代的诗歌最麻烦的问题是充满了人的可疑,这个作者或者语言后面说话的人非常可疑,可以说是少有的几个,是真实存在的写作者。而陈东东给我们的警示就在于,他作为一个语言后面的创作者的人是真实存在、清晰可见的,而且非常年轻。

庞培

唯有“重新思考”才能给人以新启示

为社会进步注入一份巨大的能量,应成当代杂文家的文化自觉



南京大学出版社
胡建新
《思与行》

久违的老胡,最近带着两本书风尘仆仆地归来。

他乐于用杂文人的身份说话——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上下两部,分别为《忧与乐》和《思与行》,共收录了230多篇作品,计40多万字。

老胡大名胡建新。彪悍又俊朗的形象、粗犷又细腻的文笔,奇异的“结合”之间,消弭了某种冲突,让老胡的作品多了一份神秘。

他的杂文集,关键字就是“思”。

如何“思”?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几乎都是前人或别人思考过的,今天能继续做的,只是对其“重新思考”而已。也唯有“重新思考”,才能给人以新启示。这也是我读《胡建新杂文集》后最强烈的感受。

在江苏省杂文学会为他举办的“胡建新杂文作品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从“思想性、艺术性、社会影响”等各个层面,做了剖析。

胡建新是军旅作家。在军旅耕耘日久,老胡的文字也没有给人“隔海相望”的感觉。他的杂文之所以能打动读者,之所以能让人感觉“常读常新”,关键就在善于“重新思考”。“重新思考”,当然是一种恒久的共鸣。

《胡建新杂文集》中不少篇幅与军事有关,见解独到,发人深思。比如《呼唤“廉价机关”》由马克思赞赏的一个口号“廉价政府”想到,建设“廉价机关”任重而道远;《“优马劣鞍”酿恶果》由国外某世界最先进核潜艇竟因一枚劣质鱼雷发生事故想到“好马应配好鞍”——高技术武器要系统配备;《程序决定成败》则提出,武器装备有着严格的程序,只有一丝不苟地严格遵守,才能发挥其固有技术战术功能。《建立人才评价体系》《为“握指成拳”喝彩》《让群众监督真正管用》《个人隐私和公众知情》《了解民情的特殊通道》等大量社会类题材杂文,也都是以古今变化为依据,在“重新思考”中阐释“自我主张”,给今人以新启示。

就像是隔着红灰色的围墙,你能看到新枝迎风。

创新可分为两类:一是“从0到1”,二是“从1到1个亿”。前者是原发性创新,属于垂直进步;后者是推陈出新式创新,属于水平进步。“从0到1”了不起,“从1到1个亿”也了不起。有了“从1到1个亿”,“从0到1”才能价值最大化,才能不断丰富和多彩。在杂文领域“重新思考”,就是“从1到1个亿”。这是在吃透事件“本义”和“他义”基础上拿出“我义”,用新观念和视角启示当今。

“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斧子”就是理论。《胡建新杂文集》中所有“重新思考”,无不源于理论思维。比如《从克隆人类想到科学发展》,重点阐释了科技伦理;《为“重理轻文”把脉》,阐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反垄断刻不容缓》中引用“天敌定律”告诉人们,“垄断没有出路,竞争才能发展”。正是理论思维,让胡建新杂文有了深度——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有了厚度——丰富而辩证;有了亮度——提炼出信息中蕴涵的观点,给人以教益。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能否拧成一股绳全看能不能最大限度化解分歧,整合多元社会力量。善于“重新思考”,切实做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社会进步注入一份巨大的能量,应成为当代杂文家的文化自觉。

老胡的这份“自觉”,很丰满。

刘根生

“煮书亭”前看斜阳

在王安忆看来,一切都是散漫如流水的平常岁月



《考工记》
王安忆
花城出版社
2018年9月

王安忆又出长篇小说,唤作《考工记》,这是迄今为止她的第14部长篇小说了。王安忆自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到如今,已经超过40年了,这样的写作跨度,这样一直保持着蓬勃葳蕤满目春色的写作状态,在当下的众多写作者中,可能也是罕见的。

《考工记》虽然延续了《长恨歌》的风格,但又有了新的拓展与突破。在这样篇幅并不算太大大致在十五六万字的文字

世界里,王安忆把笔触深入到跨越历史巨变的上海男人的内心世界,塑造了四位上海“小开”人物:朱朱、奚子、大虞、陈书玉则唤作阿陈,在这四人中,作者尤其着力于陈书玉这样一位生逢乱世虽然经历多多却也有惊无险无儿无女的小人物,他与诸多朋友的细碎往事,他与自家老宅的缠绵纠葛。

王安忆在小说的题记中如此说道: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陈书玉来自于钟鸣鼎食之家,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衰败不堪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遗泽荫庇,朝野有人,陈书玉很自然地就读了上海交大的工科,但八一三抗战爆发,学校内迁,陈书玉到了大西南,不是昆明,而是重庆的沙坪坝与九龙坡,到了1944年底,也就是抗战胜利的前夕,陈书玉又回到了自己上海家里的老宅子。这个陈书玉,似乎大生事没有,但就是待人实诚,处事热心,一生也没有结婚,只是暗恋着朱朱的夫人——一位姓冉的女人。在王安忆笔下,这个陈书玉,还有已经没落的陈书玉这个家族,且不提它,而阿陈,“在他纨绔的风流外表下,其实是一颗赤子的心,为人相当实在。他们之间,平日里的聚会,都是由他召集;大小事务商议,也由他串联与互通”“看上去他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实际上,没有他,四‘小开’就成了散沙”。这四个“小开”,因为时代的变迁,命运开始发生嬗变。朱朱犯事了,陈书玉作为一个夹着尾巴处处谨小慎微的小学教员,出头去找已经在新社会有了身份的“奚子”,其间的协调运作,似乎都是极为隐晦平淡的,冗长平淡的生活才是生活的主调,他们如同社会的看客,甘处生活的边缘,不惊不乍,有点冷眼旁观的意味,即使是看上去混得不错的“奚子”,参加了

革命,更名为季西涧,也引发了王安忆的一番感慨。奚子更名为西涧,表示与旧人生的决裂,似乎还隐含着文艺的气息,但“文艺与文艺又不同,报纸专栏、连载小说的作者,比如张恨水,比如毕倚虹,比如朱瘦菊,才子的风情;这里则是五四式的,与‘柔石’‘庐隐’一类”。王安忆的《考工记》把小说的下限截止在新千年。对于新千年,王安忆曾有专门文章论及所谓跨越千禧年的无聊与荒唐。在王安忆看来,一切都是散漫如流水的平常岁月,她不是有一小说唤作《流水十三章》吗?

王安忆是文体意识极为强烈的作家,她也是阅读极为广泛,在复旦课堂上讲授小说写作的作家。她对小说语言的追求,也是有口皆碑,令人叹服。在《考工记》中,王安忆的叙述腔调是舒缓从容的,对人情世故的拿捏是游刃有余的,她对陈书玉家老宅子的刻画描绘近乎工笔细描,惟妙惟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长篇小说,也完全可以当作是一部长篇散文来阅读呢。

多年前,为了在繁复拗口的文本中喘一口气,也是增加一点对德国的感性认识,看过一本《旅德的故事》,作者就是王安忆,她写自己在海德堡一个废弃四十年的山顶广场冒雨参加音乐会的经历,更有她在吕贝克的旅店惊魂,令人印象至深。也是在多年前,淮阴师范学院的萧兵教授以研究《楚辞》而闻名,他说自己本来也写小说,但读过王安忆的小说之后,金盆洗手,转身学术。他说,我们这一代人,谁还能写过王安忆?王安忆为《考工记》中的南市老宅竖了一块石碑,唤作“煮书亭”。煮书亭里故事多,在这里可以看潮起潮落世态炎凉,也看大势如斯,云蒸霞蔚,人性斜阳。

雷雨